



凝聚发展力量 传播交通价值

准印证号(陕)2025-SY019 乙巳年十月初九
2025.11.28 星期五 第2412期(总2513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编 郭少言 责编 袁立忠

西安火车站：我的青春岁月

文 / 惠家欣

西安火车站钟声响起的那些年，藏着我一整个青春的出行记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攥着水果糖送舅舅，到2003年跟着爸妈看北京，再到2008年背着行囊闯郑州，2024年牵着娃追绿皮火车，它的模样变了又变，可藏在站台里的回忆，总带着舅舅人心的温度。

最早的记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才到舅舅那么高，火车站长啥样都记不清，只记得到处都是人，挤得喘不过气。舅舅要去北京工作，全家浩浩荡荡去送站，一进火车站广场就被裹挟在人流里往前挪。有扛着大蛇皮袋的，有抱小孩的，还有拖着掉了轮子的行李箱的，脚步声、说话声、小孩哭闹声混在一起，吵得我躲到妈妈耳边才能说话。

候车室挤得没处站，爸爸把我抱到铁长椅上，舅舅的帆布包塞在椅下。没空调，吊扇“嗡嗡”转着热风，吹得人脸上发黏。我攥着舅舅给的水果糖，看周围人要么靠着行李打盹，要么蹲着啃馒头，还有人为抢座位争吵。直到广播喊检票，人群一下涌去检票口，舅舅被挤得侧着走。那“滋滋”的广播和舅舅的背影，我记了好多年。

2003年我上高中，爸妈终于带我去北京看舅舅。再到火车站，一眼就看清它的模样：米黄色的外墙，光鲜亮丽；候车室多了几排蓝色塑料椅，有卖零食的小卖部，比以前舒服多了，挤还是真挤。进站时被人流推着往前走，差点把妈妈的手甩开，爸爸赶紧把我护在身前，粗着嗓子说：“跟着我，别丢了。”候车时妈妈掏出面包和火腿肠，我咬着面包听着周围的喧闹，心里满是对北京的期待。

2008年我刚毕业，背着行囊去郑州工作。那时的火车站已有不少新变化：米黄色墙面上多了醒目的指引牌，候车室装了空调，夏天不再汗流浃背。可绿皮火车还是慢，从西安到郑州要走七八个小时，我爱买靠窗的票，把行李箱塞在座位底下，啃着面包看窗外的风景。每次从郑州回来，一进西安站就觉得亲切。有次冬天回来，下着小雪，火车站广场的路灯照着雪花，我裹紧羽绒服往出口走，突然觉得这座车站就像个落脚点，不管走多远，回来都有熟悉的烟火气。

2024年，我带四岁的儿子来火车站，想让他看看我当年坐过的绿皮火车。刚到就被惊呆了：以前乱糟糟的广场，现在分成南北双广场，米黄色老墙变成高大的玻璃幕墙。进到候车室，可比以前大多了，高大又宽敞，到处都是软沙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看着窗外的铁轨，心里直感叹：“变化真大！”

检票的时候，跟着指引牌走，现在是立体化设计，电梯直接通到站台，不用扛着行李爬楼梯。到了站台，第一眼就看到LED显示屏，不光有车次、时间，连车厢位置都标得清清楚楚，再不用伸长脖子找车厢。绿皮火车进站时，儿子拉着我的手兴奋地蹦跳，我看着熟悉的绿皮车身，想起九十年代舅舅坐的那趟车，眼眶有点热。

上车后儿子摸着座椅问我：“爸爸，你以前坐火车也这样吗？”我摇摇头，给他讲那时候车室有多么挤、多么吵，现在的车室多宽敞、LED屏多清楚，他听得眼睛亮晶晶的，小手时不时指着窗外问这问那。

如今的西安火车站，高架候车室、南北双广场、双站房、多通道、立体化设计，站台上的LED屏，换乘不用多走路。它就像陪着我长大的老朋友，看着我从追着舅舅哭的小孩，变成背着行囊闯世界的小伙子，再到带着孩子坐火车的爸爸，它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变美。

铁轨还在延伸，火车还在跑，西安站的故事还在继续。那些藏在喧闹人潮、米黄色墙面、玻璃幕墙背后的回忆，就像铁轨上的石子，稳稳地垫着我的流金岁月。

(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

我省举办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专题培训班

李九红讲话 卫华主持开班仪式并授第一课

陕讯 11月25日，全省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专题培训班在陕西省委党校举行开班仪式，副省长李九红讲话、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刚出席，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范永斌致辞，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卫华主持开班仪式并为培训班授第一课。

李九红在讲话时深刻阐述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大意义，充分肯定了我省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分析了我省交通运输发展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并对办好本次培训班、推动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卫华在授课中围绕“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

通强国的重要论述”作了专题辅导，深入解读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精髓要义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国家战略要求，全面系统的阐释了全省“十五五”交通运输发展的阶段特征、发展思路、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等。

培训班强调，大家要心无旁骛、集中精力，专心聆听，积极研讨，力求在有限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收获，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悟；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结合自身工作岗位和本地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带着问题学，带着任务学。要主动将学习内容与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相结合，与我省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相结合，积极探讨破解发展难题的思路举措，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要积极主动地分享各自工作中的经验心得和困惑挑战，相互启发、取长补短，通过经验的交流凝聚发展的共识，实现个人能力和系统战斗力的共同提升；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认真参加所有教学环节，以严谨的学风和端正的作风，展现出各级领导干部应有的精神风貌。

此次培训班为期4天，设置有专题讲座、专题研讨、个人自学、现场教学等内容。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交通强国建设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本领、压实责任，为更好地推进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交通强国陕西篇章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能力支撑。

省交通运输厅领导、各市（区）政府分管交通运输工作的市级领导、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陕西交控集团分管领导，全省“四好农村路”国家级示范县分管交通运输工作的副县长、县交通运输局局长、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处室、厅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黄峰金）

□ 编者按

站台依旧，汽笛声远。不知不觉中，那些承载着童年记忆、成长背景的老车站已成为交通遗产。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在交通发展历程中不断升级改造，也经历着从交通枢纽到文化地标的历史蜕变。

电子客票取代纸质车票，窗口排队进化为手机购票，定制班线替代固定班次，智慧服务提升出行体验，技术升级为老车站注入了新时代的动力。更加普遍的是，新型交通方式对老车站的冲击，高铁、地铁平替火车站，高速公路和私家车取代长途汽车站。传统的客运线路在消失，老站场面临转型。曾经人流如织的老车站，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身份转变。这是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它考验我们的不仅是技术、功能的现代化提升，更是文化意识与持久眼光。

一些老车站的转型经验值得借鉴：从单一运输功能转向复合的城市功能，从交通线性空间转向多元的文化场所。比如，西安火车站经过改造后，达到高铁站服务标准，并利用位置优势，与明城墙、大明宫形成行旅一体格局，依然是现代西安的窗口；渭南火车站转型为交通旧址博物馆，为市民添加一处城市记忆的场馆；户县火车站则与西安地铁西户线对接，老资源发挥了新用途。技术与设施的更新与遗产保护达成平衡，这些老车站已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文化枢纽。

老交通站场没有被废弃，而以“遗产”称之，记录社会的发展历程，重温每个生命的鲜活经历。早班车的风雪无阻、月台上的送别、候车室的等待、站前广场的相逢……细微的生活片段构成车站文化独特的景观，那是关于出发与梦想的桥段，那是回归与乡愁的舞台。一张薄薄的报纸如何承载如此厚重的情感？稿件如雪片般飞来，潼关站、渭南站、铜川站……瞬间涌上无数人的心头。不仅《平凡的世界》在此取景，我们的流金岁月也不在车站上映！贫穷与落后不值得宣扬，只有获得发展与富足之后的蓦然回首，方知来路艰辛可贵。因此，我们憎恶从未改变的家乡，也因变迁而升起一缕乡愁。

老车站的转型不是冻结过去变成标本，而是持续参与城市的文化建构。不在于成为供人凭吊的遗迹，而在于作为活跃的公共空间，继续书写着它们与城市、与人的故事。



制图 / 黄立忠

孟庆林：老车站和妈妈的早班车

凌晨三点半，世界还在沉睡。记忆里，母亲总是这个时候起床。窗外还是漆黑一片的，有时下着雨，有时飘着雪。她轻手轻脚，像怕惊扰了夜的宁静。在厨房里热好馒头，然后轻轻地带上门，推着那辆老式自行车，消失在巷口的黑暗中。

省西安汽车站矗立在解放路上，1983年建成的。对很多人来说，它只是个匆匆路过的地方；对我，那里是母亲一生的舞台。童年时，我常被母亲带到车站。候车室里混杂着各种农产品，旱烟、汗水的气味，广播里不断播报着班次信息，人群像潮水般涌来又退去。母亲穿梭其间，带着一班又一班的人前往对应的车次、为迷路的老人指方向，帮带孩子的母亲提行李。

车站的清晨来得特别早。四点，当城市还在梦中，这里已经醒来。母亲和她的同事们点亮了灯，打开售票窗口，检查第一班车的安全。她们像守夜人，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为即将上路的人们点亮第一盏灯。最难忘的就是冬天。西北风像刀子一样，母亲每天骑自行车走6公里的路，她的手经常冻伤裂开。小学语文课文上学《熊皮手套》那篇课文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给妈妈买一双。这个念头很强烈，持续了整个童年。可惜小时候一分钱也没有，等长大了能买了，母亲的手已经粗糙得再也感觉不出手套的柔软了。那是一双无法解锁指纹门锁、无法使用指纹手机的手，那是一双为家庭和工作奉献了一辈子的手。

“早班辛苦，但看着最早那班车亮着灯开出现，我心里是踏实的。”母亲后来这样说。风雪天的早晨最是难熬。我常常趴在窗前，看着雪花纷飞，心里计算着母亲到单位了没有。那条路很长，要穿过大半个还在沉睡的城市。有时雪太大了，自行车骑不动，她就推着走。回到

家，裤腿结了一层冰，她却总是笑着说：“没事，习惯了。”

这些年，车站渐渐老了。高铁通了，高速密集了，私家车也越来越多了。周边城市的长途车线路也逐渐取消了。候车室不再像从前那样拥挤喧闹，甚至显得空荡。去年听说车站要改造了，要变成交融融合的现代化场站。母亲听说后，沉默了许久。那里有她最好的年华，从青年少女到两鬓斑白，三十年的早班晚班，三十年的风雪无阻。前几天，我陪母亲回去看看。脚手架已经搭起来了，工人们在忙碌着。母亲站在大门外，看了很久。“你瞧那棵梧桐，”她突然指着后院里的老树，“我上班第一年种的，现在都这么粗了。”树犹如此。我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老车站要穿上新衣裳了，像一位老人换上了新装，骨子里却还是旧时的模样。据说改造后会增设旅游服务中心、特产展销区，成为古城里的一个新窗口。这是它的新生，也是无数像母亲这样的老车站人故事的延续。

离开时，夕阳正好，给老车站镀上一层金色。我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是不会随着时间而去的——比如母亲凌晨三点半起身的背影，比如那双永远没送出去的熊皮手套，比如老车站里流淌过的那些人间烟火。它们都还在那里，在记忆的最深处，温暖如初。

（作者供职于西汉分公司）

彭睿昕：那年今时的省西安汽车站

提起老客运站，我最先想起的就是省西安

汽车站——这座位于西安城墙脚下的客运站，一头连接了我的乡情与故思，另一头连接着我的憧憬和梦想，是我的青春记忆。

2007年春节，怀揣着对未来的想象，我坐上了家乡发往西安的客运班车。对西安第一个印象，便是省汽车站那熙熙攘攘的客流，东来西往，南腔北调，各异的神情与姿态给刚出校门的我以强烈的内心冲击，一个关于社会最直观的认识便由此产生。出了省汽车站，我便直奔道路对面的城墙，触摸着那些曾在电视中数次看到的粗粝的青砖，我不禁心潮澎湃，十三朝古都的长安自此与我结缘。之后数年，我往返于家乡和西安之间，同为交通行业，对这座汽车站多了份亲切感。

那些年正是汽车客运快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国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流入；另一方面，钱袋子逐渐鼓起来的国人有了更高的生活追求，旅游业开始兴起。人口的大量流动与公路建设的不断完善形成了客运行业的高峰。作为省属一类客运枢纽站，那时的省西安汽车站显得拥挤而忙碌。不大的院落，一辆辆客运班线停放在满满当当，到站候发或上站发车，技术娴熟的老司机也需要有人指挥倒车。售票窗口大多时候排着长队，候车厅里的座椅加了又加，还是可以看到旅客席地而坐，小包倚靠，大包成堆，千姿百态的旅人成了发展前行着的中国一个个小小的缩影。

为了更好满足发展需求，省西安汽车站进行了无数次技术革新，从窗口排队到无人售票，从人工核验到扫码闸机……立足运行实际，不断梳理堵点难点，不断提高服务效率。

然而，空间狭小却限制了车辆的停驻，于

是，周边停车场就成了客运班线的驻车之所。那些年，没有手机导航，对于第一次抵达的旅人来说，西安的陌生就是下车点至车站这短短的几十、数百米，直至看到客运站工作人员，才放下了忐忑。

接下来的几年，省西安汽车站陆续有了许多改变，硬件设施不断迭代更新，功能布局和人员配备不断创新完善，这些变化一一落入我眼里，见微知著，成了我对于交通运输发展的最直观感受。

2016年底，西安地铁3号线建成通车，加之区县间公交网络不断完善，我的通勤路线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为了避开城区公交高峰时段的拥堵，我选择临近地铁站下车，省西安汽车站不再是必须到达的选项。然而，许多年的光阴并未消散，那些记忆和感觉留存了下来，成了我情感寄托的人生片段。

现如今，高铁通到了越来越多的地方。铁路客运流量不断增长，公路客运占比逐渐下降，交通发展促成了出行方式的改变，汽车客运走向式微，越来越多的汽车站运行后继乏力。

省西安汽车站也面临同样的考验。2019年，省西安汽车站运营线路达到113条，到了2024年底，运营线路锐减至73条。运输班线不断减少，客运量断崖式下跌。然而，锐意进取的交通人并没有消沉。相反地，他们积极迎接时代之变：减线路，但不减责任。改造老站房，完善客运网，服务人民的公益性质仍然在铁路网络未覆盖的细枝末梢不断延展。发展通勤客运、开辟短途驳载、竞争网约车，汽车站传统的功能定位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拓宽拓展。基本盘不能丢，新业态要发展。省西安汽车站深度融合文旅，发展低碳经济，担负社会责任，在不断走出舒适区之后涅槃重生，迎接时代之变。

论起建站运行史，这座比我还年长几岁的老车站荣光满满。但它从未故步自封，这些年它的发展变化丰富了我生命光阴中的一隅。

（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奋力当好内陆改革开放高地的『开路先锋』